

阅读育人，不忘初心使命

□项义勇

从1951年创办《浙江文教》杂志起步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至今已走过71年的历程。回顾过去，我们坚守着一个重要的使命，那就是阅读育人。

适逢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，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报刊总社在促进少年儿童阅读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，中小学、幼儿园阅读指导教师有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一起参与；二是分享几个观点，期望进一步形成阅读育人的共识和合力，更深入地选好、读好、用好优秀的少儿报刊。

一、围绕阅读育人，促进优秀少儿报刊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书包

先分享几个观点：其一，阅读是少年儿童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渠道。在“双减”的背景下，广大少年儿童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，以此来丰盈他们的精神成长史。

其二，纸质阅读仍旧是少年儿童最主要的阅读方式。在互联网时代，纸质阅读的习惯更是要从小培养。在少年儿童的书包中，仍需要有纸质的优秀少儿报刊的一席之地，这是一种精神的陪伴。

其三，国家十分重视发挥优秀少儿报

刊的“育新人”的作用。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连续开展了9届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活动。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的《中学生天地》和《小学生时代》每每名列其中。

从2016年开始，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每年在全国组织开展“少儿报刊阅读季”活动，促进优秀少儿报刊进校园。

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认为，优秀的少儿报刊思想精深、内容精美、制作精良。作为连续性出版物，少儿报刊与小读者的贴近性、陪伴性、互动性强，能够助力青少年形成正确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以上这些观点是我们办好少儿报刊，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致力于少年儿童阅读的逻辑起点。进一步扩大优秀少儿报刊的覆盖面，让更多的学生和幼儿从阅读这些报刊中受益，正是导读工作的基本任务。

浙江教育总社主管主办的《中学生天地》《小学生时代》《幼儿教育》等少儿期刊创办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陪伴了几代人的精神成长。

这些刊物已成为少年儿童的人生启蒙者、阅读习惯的培养者、校园文化建设的推动者、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者，期刊本身和期刊组织的活动都成为十分重要的育人阵地和载体。

这些报刊每年都会邀请教育、文化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名家一起研讨办刊工作。在讨论办刊和栏目设置的过程中，大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办刊会开成素质教育的育人会，这是因为办刊和育人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。

为何办刊，为何办刊？答案是十分明确的，就是要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在办刊历程中，始终坚持教育工作的初心使命，始终没有把追逐经济效益定为办刊目标，始终坚持走办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的综合性期刊的路子。

二、围绕阅读育人，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的少年儿童阅读指导体系

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紧紧抓住国家开展全民阅读、少儿报刊阅读季等活动，建设书香中国、书香校园的契机，融阅读基地建设、导读活动推进和社属期刊特色品牌活动的创建于一体，着力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的少年儿童阅读指导体系。

(一) 共建阅读基地，推进导读活动

实施“千百工程”，从2018年至2022年，由总社出资1000万元，用5年时间与全省100所中小学学校共建100个校园阅读基地，改善学校的阅览室，添置合适的图书。此项目按年度实施，总社每年选择20所左右的学校，提供给每所学校10万元资金，一次性完成共建任务。

总社下属的中学生天地杂志社、小学生时代杂志社在中小学建立真人图书馆、小记者站、魔豆悦读基地、英语实践教学基地和美术教育实践基地等，期刊采编人员不断深入基地学校，上好导读示范课。

总社以“一个评比、三个窗口”为抓手，依靠广大中小学教师，调动教师的导读促进积极性。

“一个评比”是总社每年面向浙江全省中小学开展课外阅读先进集体、导读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导读员的评选活动。

“三个窗口”分别是为导读工作推出的专版（《浙江教育报》）、专刊（《内部资料》《浙江教育宣传通讯》）、专著（《优秀阅读指导案例集》）。

(二) 创建品牌活动，实现IP价值

我们每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，以促进少儿阅读，逐步形成了特色和品牌。

总社先后承办省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等部门主办的“感知文化、爱我浙江”主题征文和摄影作品征集活动，省新闻出版局、省教育厅主办的“我的报刊·我的童年”征文活动。

经省教育厅批准，近年来，总社主办浙江省中学生（高中）作文赛、浙江省中小学美术作品大赛等赛事。中学生天地杂志社、小学生时代杂志社是这些活动的实际承办者。

此外，浙江省新锐手作文大赛、新青年真人图书馆、漂流的绘本馆、大嘴好声音、“呦呦的故事盒子”等活动，吸引了广大中小學生、幼儿园學生踊跃参与。

《小学生时代》绘本馆项目，自2016年9月正式启动，至今共筹集2000多册绘本，通过漂流共读的方式，到2021年已为114所城乡学校提供了阅读服务。

再如《小学生时代》M豆IP的创建和系列活动。M豆是《小学生时代》的Logo，形象为一颗拟人化的种子，象征着小学生成长的无限可能性。杂志社与浙江师范大学动画系合作，由此创意生发出“M豆一家人”“M豆小镇”和“M豆世界”，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。

M豆系列表情包、三维动漫形象、动漫视频短片实现了M豆IP形象从平面到立体、从静态到动态的跨越。2020年6月，《M豆世界》电子绘本在咪咕App上线，实现自动翻页和语音配读功能，为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万名读者提供免费阅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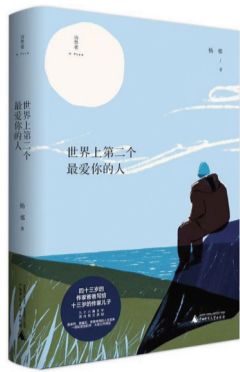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强化内容导向，坚持育人为本

办刊就是办教育。社办期刊坚持强化重大主题宣传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达给未成年人，自觉承担起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职责使命。

2020年《小学生时代》刊出的系列文章《一只长毛兔》《一片叶子》《我们都掉进“福窝窝”》《种出幸福新生活》《稻花依然香》《缪家村的“甜蜜之路”》又入选第5届“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”推荐名单。2021年《中学生天地》杂志荣获第30届浙江省树人出版奖（期刊出版物首次列入该奖项）。

坚持原创作品、原创策划是我们的办刊原则。在内容创新上，我们着力做到“四个更”：一是更广阔视野，包括科学视野、人文视野、历史视野、现实视野、国际视野等；二是更加温暖的情怀，努力做有温度的人生的指引者；三是更深刻的时光印记，把握新时代少年儿童的心理和思考特点；四是更有勇气的探索，在媒体融合、跨界资源整合上做更多的尝试。

（作者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长、副总编）



书名：《世界上第二个最爱你的人》
作者：杨那
出版者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□温州市文化馆 李剑峰

一对父子作家的家庭实录

《世界上第二个最爱你的人》2014年即已写成，是作家杨那43岁时写给13岁儿子杨渡的一本书，只是到2022年才出版。

杨那1972年出生于浙江温岭，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评论作品共200余万字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等。

2001年出生的杨渡，2013年即出版长篇小说，其诗歌、中短篇小说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等，被称为0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。

人类从没停止过繁衍，繁衍是本能，但养育却不是。

首先，对于小生命的身体构造、生理需求，年轻的父母知之甚少，甚至是一片空白。

其次，在培养和引导上，亲子关系从来存在很大的问题。鲁迅先生写过一篇《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》的文章，引人思索。

我想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两个极端：一是过于紧密，无论是身体上、身份上，还是经济上，作为强势一方的父母，凌驾于子女之上，说一不二，让子女的自由成长受到压抑；二是过于疏远，父母对子女不闻不问，不负责任，或子女我行我素，不听教诲，家人之间形同路人。

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亲子关系，可以说是每个家庭都向往的状态：父慈子爱，和谐相处，父亲在生活、学习、做人各方面用心地关爱、指导儿子。

杨那从身边的一物一事说起，讲述自己的经历，信手拈来。如《旧衣服》《一个橘子皮》《原木之美》《你的东西在哪里》……从生活常识出发，既揭示了知识，也蕴藏着人文，记录着他与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。在每篇的最后，他会把对生活的理解和经验，以及对儿子的期待告诉儿子。

全书共96篇，每篇仅1000多字，却能体现一位父亲的用心。故事是外衣，最后的归纳是智慧，但结果却可能是“你对于我的教导无动于衷，你只是一笑置之。你的表情告诉我一切”。

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上演的教育上的“作用力与反作用力”的故事，作为大作家和小作家上演的故事也摆脱不了这种家庭困局。

上一代人往往极其郑重地要把自己生活所得，甚至是付出血一样代价获得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；下一代却往往表现心不在焉，甚至是排斥。

正因为这样，这本书才有嚼头，才有存在的意义。



青田县伯温中学开设丰富的劳动实践课程，如割稻、采茶、果蔬种植、制作绿豆腐等。学校劳动实践基地还种植了2亩油菜。学生将参与油菜收割、晾晒、收籽和榨油的全过程，从书本知识走向鲜活的大自然。图为学生们奔跑在油菜花间。

（本报通讯员 程泽燕 向梨萍 摄）



九曲轩

□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 朱胜阳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家里有一张书桌，是父母结婚时请木匠的大舅舅打造的。我们农村学生基本上都没有书桌。

我把洋片、香烟盒、玻璃弹珠等，包括最爱的小人书，全都放进书桌。记得当时父亲外出打工回来，给我买了一套连环画《罗成》，共6本，每一本我都把它当成宝贝，就锁在书桌中间的大抽屉里。

一直到初中毕业，这张书桌就是我的“书房”。

1995年初中毕业进入师范，我自己设计草图，又请大舅舅给我打造了一个书架，再把小舅舅读书时买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和《古文观止》等书拿回家装点门面，再加上外婆家的一个青花瓷花瓶，让书架显得更加典雅。

为什么书这么少？为什么要这么“装”？无非是自己从小到大没有阅读的习惯，因此也很少读书、买书，等到师范毕业时，才后悔书读得太少，连那些课本都觉得没有好好读过。

每当书放不下的时候，我就添置一个简易书架，但仍然没有书桌。

我真正拥有书桌，是在2004年因结婚进行房屋装修的时候。那时经济实力有限，买不起城区的商品房，只能将乡下的老房子改造一下，作为婚房。

房子是1990年父亲造的二层楼房，我重新规划房子的格局，终于把书房设计进去了。

无论是书房的整体布局，还是书架、书桌的造型等，我全都自己设计，再请木匠做出来。

书房打开窗就是夏履江，这一段形成九个河湾，老一辈人叫“九曲望娘湾”。传说是一个男孩化龙升天之前，母亲叫他一声，他就回头望一眼母亲，洒泪成湾。

夏日的傍晚，开窗可见天边火红的晚霞

与岸边黛绿的树丛倒映在水里，颇有莫纳油画的意味。

记得我七八岁时，父亲工作的单位还叫“九曲渔场”。所以我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九曲轩”。

那年，是我从教第7个春秋，专业水平却没有提升多少，业务成果更是少得可怜——最引以为傲的成绩是班主任论文荣获镇级优秀奖。

身处农村完小，信息闭塞又无人引领，想要开始发愤图强，却不知从何入手，怎么办？

那就从读书开始吧！于是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后，我就走进书房；晚饭后，继续挑灯夜读。《三字经》言：“苏老泉，二十七。始发愤，读书籍。”我当时也正好27岁，为了立业，马上行动起来。

2005年暑假，我写了一首小诗《以书为伴》，发表在《语文报·教师版》——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

这首小诗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读书生活，从此开始，我在九曲轩中一边阅读，一边写作，行走至今，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万字。

2012年，城区商品房装修完后入住，我的书房也随之搬迁。

这次我把书房安排在阁楼——“人”字形屋顶朝南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，南边是一排储物柜，东边、北边靠墙是“L”形的书架。

空间与老家的书房相比没有变大，但可以容纳更多的书。

没多久，两堵墙的书架都放满了。2016年，我在网上一口气买了4个简易书架。

但一段时间之后，书又放不下了。我跟妻子商量，可不可以把客厅的电视机拆下，在电视墙的位置定制一个大书架。妻子很是支持，因为她也不想看到家里的书乱堆乱放。

于是，在2019年，我成功将书房扩张到客厅。能坐拥20多平方米的“大书房”，感觉真好。



这一时期我在教育教学方面正着手“跟着名家学写作”与“走进绍兴”两个课程的实践研究。在这个书房里我起草了许多课程纲要、课题方案等，还编写出版了《跟着名家学语文》（四年级上、下册）、《文化寻根·研学旅行在绍兴》《一本·小学语文暑假阅读》（四升五）和《一本·小学语文寒假阅读》（五年级）。

2020年疫情期间，书房成了我的教学现场。我在书房里录制微课，并通过之江汇教育广场，推送给整个绍兴市柯桥区甚至全省的小学生。

今年4月，我的第一本个人教育专著《写作照亮教育之路——一个草根语文教师的突围》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书的稿酬还没到手，我已经提前预买了一台新电脑。

在我不断改进扩张书房的同时，想不到书房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。